

代青年叢書

戰爭乎
和平乎

第一輯之五

姜君辰著



新
刊

當代
青年
叢書

本書封面：鄭川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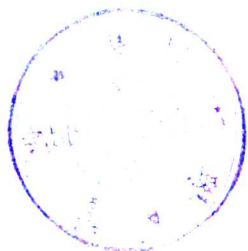
253566

當代青年叢書

5

戰爭乎？和平乎？

姜君辰著



上海雜誌公司

總經理



FUDAN

10011002608613 復旦圖書館

當代青年叢書
戰爭乎？和平乎？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姜君辰
卡編者	金則人
編輯顧問	章乃器 吳清友 錢亦石 錢俊瑞
刊行者	當代青年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印刷者	支店：廣州 南京 北平 漢口 民光印刷公司

每冊實價三角

頂訂全十種二角

1937·3·15 初版

1937·4·1 再版

戰爭乎和平乎

目錄

一 緒論

為甚麼要問「戰爭乎和平乎」？……………一

二 戰爭是神聖的還是罪惡的？

一 對於戰爭的兩種錯誤觀念……………一四

二 對於戰爭的瞭解和態度……………一七

三 今日戰爭危機的基本原因……………二二

四 現代戰爭的性質……………二七

三 和平是真的還是假的？

- 一 對於和平的兩種錯誤觀念……………三五
- 二 和平的真諦……………四一
- 三 和平運動的意義與內容……………四八

四 侵略者的雄姿

- 一 到底誰是侵略者與挑戰者……………五三
- 二 侵略者的苦衷可以原諒嗎……………六五

五 和平陣營巡禮

- 一 甚麼叫作和平陣營……………七五
- 二 蘇聯和平外交的目的何在……………八三

三 國聯是否已經變了……九六

六 戰爭乎和平乎？

- 一 兩大陣營的消長……一〇五
- 二 兩大陣營鬥爭的內容與形式……一一一
- 三 和平還有挽救的可能嗎……一一六

一 緒論

爲甚麼要問「戰爭乎和平乎」？

在今天，全世界的一切，好像蒸汽鍋裏的沸水，在裏邊奔騰；好像堆積着的亂麻，很難找出一個頭緒來；好像人們在競賽以前，誰也不敢肯定誰個會勝利。這樣的感覺，可說已深深地印入了全世界人們的心坎。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證明白日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已經不是說說罷了，而是有計劃地在開始做着。不但如此，它使歐戰以後太平洋上的均勢破壞了，它使中國的民族危機，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於是，太平洋上早已散佈着不太平的空氣，而大家都在想着，遠東將是未來世界大戰

中的火藥庫和導火線了。可是直到現在，即在九一八事變後已經過了五年的今天，爲甚麼太平洋上的戰雲，還沒有惹起新的世界大戰呢？

一九三三年春天，德國社黨建立了法西斯蒂的政權。不久以後，日本和德國是先後退出國聯了。這在當時國際政局的動盪中，曾預示着戰爭的危機，已經到了最高的爆發點。一九三四年七月，當奧國前總理陶爾斐斯被刺的時候，人們都以爲中歐的火藥庫，又將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覆轍；而有一觸即發之勢了。可是現在呢，原來以奧國問題爲重心的中歐局勢，爲甚麼始終沒有出亂子，反而似乎比較過去和緩了些呢？

到了一九三五年秋天，意大利的法西斯軍隊，居然以飛機大炮，向着東非的「野蠻國」——阿比西尼亞去「宣揚文化」了。那時候，老大哥英帝國主義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關係，曾經有過一個非常緊張的時期，甚

至曾使人們疑慮者：意大利的侵阿戰爭，很有可能轉變成為英意間的武裝衝突的。然而：如今看來：過去的疑慮，似乎有些過慮。後來，當國社黨德國一再摧毀凡爾賽和約，而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在萊茵非武裝區域重新設防，並且聲明廢止羅迦諾公約的時候，大家又在提心吊胆地注意着：德法間的武裝衝突，恐怕終究是無可避免的吧。可是現在呢，德國在萊茵區域的軍事佈置，雖然繼續不斷地在著著進行，但是西歐的炮火，總算還沒有爆發起來。最後，當西班牙的叛軍，在德意的積極援助底下，向瑪德里開始猛烈轟炸，並把蘇聯的商船擊沉的時候，每一個關心時事的人，就會帶信帶疑地問着：這樣發展下去，是否就會引起德意與蘇聯之間的衝突，或者就此便擴大成為帝國主義反蘇聯的大戰呢？可是到今天為止，這樣的戰爭還始終沒有爆發。又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國所發生的西

安事變，——即西北將領劫持我們蔣委員長的事變——它不但使全國人民震驚，且使全世界人士，都注意着遠東局勢大動亂之可能的轉變。然而，在全中國人民一致呼籲和平的督促之下，在蔣委員長竭力主張對內和平的領導底下，西安事變終於和平地解決了，使侵略者造謠中傷挑撥離間的伎倆終究遭到失敗了。

所以，從這些事件的演變看來，不論中外或歐亞菲洲的事件都好，似乎總會使我們發生這麼一個問題：全世界的預言者，不，全世界的人們，好像老早都在說着，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兩年，乃是全世界遭遇大危機的年頭，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爲什麼這種絕大危機居然會沒有多大變化地過去了呢？

不錯，從另一方面去看，我們却又覺得，事情決不是這麼樂觀的呢！

雖然一九三六年的絕大危機沒有到來，可是全世界已滿佈着濃厚的火藥氣味，確是事實。不但如此，由東方侵略者所挑起的東亞大陸上的炮火，從九一八到今天，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同時在東菲，所謂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宣揚文化」的「皇軍」，雖祇費了不過幾個月工夫的侵略戰爭，就把阿國打敗了，可是直到如今，阿國民軍反抗意國「皇軍」的戰爭，却也始終沒有停止過，雖然祇是局部的小規模的戰爭。又如在伊伯拉半島上，戰爭的烽火已延續到半年多了，戰事的劇烈已經到達大戰以來所未曾有過的程度；因為在表面上它固然祇是西班牙的內戰而已，在實際上它却已帶有侵略者助長另一國家內叛逆的性質。所以這樣的戰爭，即使在形式上還沒有表現出世界大戰的規模來，但它之已經具有帝國主義侵略者企圖共同分割另一國家的內容，可說是毫無疑義的了。何況，德國在萊茵河東

岸的着着佈防，它在與捷克邊境上的軍事準備，它所給與捷克的進一步的威脅，它所給與法國的威脅仍然是在滋長，致使法國也不得不把馬奇諾陣線重新修理而延長起來。所有這些事實，很明顯地又告訴了我們：戰神的魔掌仍抓住了全世界的每一角落，它不但不會銷聲匿跡，而且是到處都在磨擦地蠢蠢欲動。

因此從整個國際局勢來說，無論是誰，祇要他是稍微注意一點世界和國內大事的人，祇要他看到或聽到了上面那些矛盾事實，他就會不由自主地問着：那末戰爭嗎，還是和平呢？

跟着上面那些矛盾事實的存在，我們同時又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家在呼籲和平，制止戰爭，另一方面却是大家在擴張軍備，準備戰爭。比方說：蘇聯的外交是以和平政策為骨幹，大英帝國在一切國際糾紛中所處

的地位，好像總是以和事老的角色扮演出來。甚至希特勒國社主義者，也會一再有所謂和平建議發表出來，而東方侵略者居然也自以爲它是東亞的安定勢力。此外還有各國教會對於和平運動的贊助，各國人民大衆對於反戰運動的努力，特別是一九三六年秋季在北京不魯塞爾所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以及中國在西南事件和西安事變中所表現的舉國一致的和平運動等。所有這些比較重要而顯著的活動，不管它的內容如何，它的目標何在，它所給與人們的直覺的印象，好像都是爲了和平。

可是另一方面呢，事實又似乎剛剛相反。德國國社主義者所謂「以大炮代牛油」的宣傳，不消說是標本的擴張軍備而拼命準備戰爭的表現。此外在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擴張軍備的競賽也很顯而易見，甚至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所有的弱小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軍事或軍需工業的飛躍發

展，也的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有這些擴張軍備的事實，不管它是爲了什麼，它已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它無非在應適未來的戰爭這一點，好像都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所以，從各國所施行的對內對外的整個而一般的方策看來，人們又不得不發生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大家都在呼籲和平而大家都在擴張軍備，那末和平又何從而說起，戰爭又怎樣爆發呢？換句話說：既然這樣，那末末來世界的前途，到底是和平還是戰爭，到底誰將是或已經是和平的擁護者，而誰將是或已經是戰爭的挑撥者呢？

說得更具體些。假如我們以最近過去或目前所發生的國際問題或中國問題來做例子，並把它的最重要而最一般的事件來作爲我們探討的對象，那末我們的問題就會提得更具體而更清楚了。先就意阿問題來說。大家知

道，在意阿戰爭爆發以前，意阿相互間的糾紛和衝突，是早已夠嚴重了。當那時候，國聯對於這種糾紛的處理，往往以英法意見爲重心，祇提出了怎樣和平解決的建議。結果是任何調解的建議，都不能如法西斯蒂意大利的意願，而終於爆發了戰爭。等到戰爭爆發了，英國曾經堅決主張：國聯對意應當採取強硬的制裁，甚至軍事制裁也在所不惜。可是後來呢，軍事制裁固然談不上，就是經濟上的制裁辦法，也並未能澈底執行，甚至英國自己都未能堅決而澈底地去執行。不但如此，當阿國抗戰相當順利的一個時期，英國反而會同法國，提出了所謂「英法和平方案」，企圖用犧牲阿國部份利益的方式，以解決意阿爭端。這個和平方案一發表，馬上就引起了英法民衆和世界輿論的強烈的抨擊。因此，不但這個方案是流產了，甚至草擬這個方案的英國前任外相霍爾氏，和法國前任總理賴伐爾二

人，後來都不能安於其位而不得不下台了。可是說到這裏，問題就來了：英國當初所主張的軍事制裁與後來所擬出的和平方案，到底那一種主張是對的，爲甚麼前後矛盾到這種地步呢？再就我們中國自身的問題來說。中國人的愛好和平，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於是，有許多人就認爲，中國對於任何問題的處理，應當一本原來愛好和平的精神去解決。甚至對於中日間的一切問題，也主張用「和平」「親善」乃至「妥協」「提攜」的政策去辦理。同時，另外有許多人的意見則恰恰相反。他們認爲戰爭在現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所謂和平不過是欺人的掩護而已，所以他們勸大家不要受主張和平者的蒙蔽，中國的前途，祇有戰是一條生路。這樣一來，他們對於中國內政上的問題，也往往會反對和平解決的方式，好像他們總會覺得，和平解決終不是徹底解決的辦法。這兩種見解可說是絕端矛盾而不相容的。

因此，人們對於這兩種見解的考慮，就不得不發生這樣的問題：那末我們所需要的，到底是戰爭還是和平呢？

最後，誰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屠殺所給與人們的教訓，祇是一個慘痛的回憶。雖然若干國家的軍火商人，和間接與軍需工業有關的資本家，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的確發過了一大批橫財。但是當時直接參加前線作戰的士兵，還不是一般無辜的人民，白白地去當了帝國主義者的炮灰。根據各方面的估計，在參戰士兵六、七千萬人中間，死亡的有一千萬人光景，受傷的在二千萬人以上。除此以外，留在後方的一般人民，由於大戰所引起的傳染病和飢荒等情形而致死亡的，大約也有二千八百萬人左右。同時，等到大戰結束以後，還留下了五百萬個寡婦和一千萬個孤兒。至於大戰所給與各國的經濟損失，單單就歐洲而說，就抵得上一個世紀的

慘淡經營哩！

然而，在過了二十餘年後的今天，殺人的武器是比過去精良多了，戰爭的準備比較過去當然更加高明了不知多少倍數。比方在德國，它目前的經濟組織已跟作戰時期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所謂戰時經濟的組織，在德國是已經形成的了。因此誰都可以斷定，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果真爆發了，那末它所給與人類社會的創痛，當然不知要比過去慘酷多大倍咧！

那末，全世界的人們，對於過去的創痛，難道已經忘記得乾乾淨淨，對於將來可能實現的人類社會的絕大浩劫，難道竟會漠漠然而毫不關心嗎？不，絕對不會這樣的，我們可以斷定。你看，全世界人們的頭腦中，不是都已盤旋着「戰爭乎？和平乎？」這個問題麼？真的，爲了人們自己的生存打算，爲了人類社會前途的幸福打算，大家在今天來仔細的分析一

下，這個問題的內容，的確是一件非常迫切需要的事情。

二 戰爭是神聖的還是罪惡的？

一 對於戰爭的兩種錯誤觀念

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目前最流行的不外乎有兩種觀念。一種認為凡是戰爭都是神聖的，另外一種恰恰相反，認為一切戰爭都是罪惡的。這兩種觀念，也可以說是對於戰爭所抱態度的兩個極端。

前面一種觀念的論據是：戰爭是人類生存的當然現象，所以自有人類以來，就有戰爭，所以戰爭是正常的，進化的，是永遠不可絕滅的，是永遠不能避免的。這種觀念所犯的錯誤，不必要我們詳細地解釋，我們祇須指出最重要的二點來，就夠明白了。第一，「自有人類以來就有戰爭」這

一句話，是並不完全正確的。我們知道：人類爲着生存而鬥爭，這句話是完全對的。不過這種鬥爭的對象，却並不是自有人類以來都是人類自己。在私有財產制度尙未成立的時候，即在階層關係還沒有存在的原始社會，人類爲着生存而鬥爭的對象，顯然不是人類自己，而是自然。所以，我們祇能說：「人類社會自從私有財產制度形成以來，就有戰爭」這是對的。因此同樣，說戰爭是永遠不可絕滅而永遠不能避免的現象，那就錯了。因爲，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人類社會，決不是永遠不可絕滅的社會形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反之，私有財產制度所存在的有階層的人類社會，倒是遲早總會趨於沒落的。所以，我們可以斷定：祇要私有財產制的有階層的社會一天被推翻而完全崩潰了，則人類爲着生存而鬥爭的對象，就必然會由人類自己而轉向自然界去的。到那時候，戰爭不但不是「永遠不可

絕滅的現象」反而倒是永遠可以絕滅的現象了。所以，從戰爭是可能消滅的一點看來，那種無條件地認戰爭是神聖的觀念，很明顯地是錯的。

第二，假如認爲凡是戰爭都是神聖的而進化的，那末擺在我們面前的許多事實，尤其是戰爭，就無從而解釋了。比方，頂頂顯明的像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一切侵略行動，尤其像日帝國主義者所一手造成的九一八事變，以及意帝國主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侵略戰爭，難道我們還能說它們是神聖的而進化的嗎？所以在這種場合，假如要用那種認戰爭都是神聖而進化的觀念來解釋，那末結果確祇是做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代言人而已。

其次，後面一種認一切戰爭都是罪惡的那種觀念，它的理論根據，不是由於消極地出於慈悲之心，就是由於完全以個別的利益關係爲出發點的。這種觀念的錯誤之處，一方面是主觀上無視着過去所有的戰爭，或是成

爲烏托邦式的一種幻想。另一方面則客觀上反而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舉例來說，假如完全像許多宗教信徒那樣，祇是口頭上祈禱和平而咒詛戰爭，則實際上還是無濟於事的。同時，假如多像英國紳士們那樣，到處都表示着祇是做個和事老的態度，那末有許多事情往往就會誤在他們手裏的。英國主義對於中日問題和德法衝突的主張妥協，便是最好的例證。所以，我們可以說，無條件地認一切戰爭都是罪惡的那種觀念，也是要不得的。

二 對於戰爭的瞭解和態度

上面兩種對於戰爭的觀念，既然都是要不得的兩個極端，那末我們對於戰爭應持的態度，到底有着什麼標準呢？

首先我們明白：戰爭祇是一種政策，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也

不是某一個人或幾個人隨心所欲而能製造出來的。這就是說，代表某一羣人或某一集團利益的政治勢力或政權，它以這一羣人或這一集團的利益爲基礎，爲了更有效地實現或保持這種利益起見，它非採用戰爭的方式不可。所以，戰爭本身不過是在某種場合實現某種政策所採用的一種方式而已。

其次我們要認清：戰爭開始時的名義如何，在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上是沒有什麼重要的。所謂「師出有名」這句話，對於那些斤斤乎以戰爭名義作計較的人們，確是一種最適當的諷刺。因爲，爲了某種利益而開啓戰端，名義問題是頂容易解決的事情。比方在第一次大戰那時，參戰國家所提出來的名義，不是歐洲各國所說的「要爲祖國的光榮而戰」，就是美國所說的「要爲消滅戰爭而戰爭」，甚至就像德國，帝俄和法國所說的「要爲解放弱小民族而戰」「要爲保障弱小民族的自決權而戰」等。又如

「意帝國主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侵略戰爭，就是說爲要到東非的『野蠻國』去『宣揚文化』而戰；日帝國主義得寸進尺地侵略中國，就是說『要爲東亞安定局面而戰。』」

因此第三，我們要澈底瞭解到：祇有把戰爭所處的特殊的歷史背景觀察清楚了，我們才有可能決定對於戰爭的態度。所謂特殊的歷史背景，主要地可以分四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我們要看戰爭的主持者或發號司令者，它所代表的利益是那一群人或那一集團的利益。另一方面，我們要看這一集團所負的任務或所能負的任務，在它所處的整個社會發展階段中，是起着推進的還是反動作用的。第三方面我們要看戰爭的當事國家，它之發動或參加戰爭的動機，是在解除它所遭受之另一國家——或若干國家——的束縛和壓迫，還是爲的要掠奪別國的利益或向人家掠奪更多的利益。最後第

四方面，我們要從世界的規模上來估量某一階段戰爭的性質。換句話說，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現世界已發展到了那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中所發生的戰爭可能帶有怎樣的性質，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在決定對於戰爭的態度前首先弄明白的事情。

根據我們上面的認識和觀察，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就不難有個較正確的原則了。

第一，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是隨着時間空間的不同而不同的。這就是說，我們決不是對於任何戰爭都予贊助或參加，我們也決不是對於任何戰爭都予反對或排斥。

第二，祇要真正是爲了爭取某一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引起的戰爭——不管是被迫地出於防衛或是自動地採取進攻的戰略——，祇要真正是爲了大

多數人羣的利益而戰爭，即爲了大多數民衆的民主自由解放而戰爭，我們是應當予以贊助或參加的。換句話說，祇要是有利於人類社會之歷史發展的戰爭。我們是有理由予以贊助或參加的。

第三，假如祇是爲了絕對少數人的利益，企圖犧牲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以從事於戰爭，企圖以戰爭來掠奪弱小國家的利益，而侵害了另一民族的獨立自由，企圖以戰爭來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不但向擁有殖民地較多的國家進攻，而且也向沒有殖民地而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國家進攻，那末這種戰爭，我們是應當加以反對而排斥的。這就是說，假如爲了少數人集團的利益，不惜向進步中的人類社會進攻，不惜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覆轍，而企圖以更殘酷的戰爭，作爲毀滅世界摧殘人類社會的火星，那末這種戰爭，我們是有義務、同時也有權利來堅決加以反對和排斥的。

三 今日戰爭危機的基本原因

無疑義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今日正在瘋狂地向着戰爭的前途邁進，當然是有道理的。

有人說，今天是已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了。不，另外有人說，事情還不但如此呢。在今天，一切的一切，正和一九一四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那樣，什麼祕密外交呀，同盟外交呀，擴張軍備呀，好像沒有什麼不同似的。

其實，這祇是一種浮面的觀察罷了。今天的整個世界情勢，它跟一九一四年時已經大不相同。這些不同的地方，姑且不用在這裏來說明。可是，單從造成今日戰爭危機的基本原因來看，却也儘夠證明「此一時期」跟

「彼一時」的不同之處了。

不錯，有許多人認爲：今天的戰爭危機，乃是凡爾賽和約老早種下了的禍根所結成的果實。這種見解確是對的，不過祇有部分是對的；因爲它並沒有說出今日戰爭危機之真正的基本原因來；因爲凡爾賽和約即使完全被撕毀了，今日的戰爭危機，仍然是無從解消的。所以祇有把今日戰爭危機之真正的基本原因指了出來，我們才有可能對這危機的克服，找些「對症發藥」的辦法出來。

戰爭是帝國主義的基本政策，所以帝國主義也就是戰爭危機的基本原因。這種說法，一般講來是完全對的。但是，假如要拿它來解釋今日戰爭危機的多樣性和嚴重性，却還太嫌不夠，說得更正確些，却還不夠具體。

所以第一：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強化，不能不說是今日戰爭危機之最重

要的一個基本原因。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姿態，可以說在歐戰前夜就已形成，歐戰之所以擴大成爲世界大戰，戰後資本主義之所以祇能過着暫時的穩定，就是因爲這種總危機已在裏邊起着相當的作用，雖然還是很微弱的作。不過到了如今，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程度是愈加強烈而愈加深化了。

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恐慌，所以直到今天仍舊未能完全恢復過去的繁榮，而新的恐慌反而已有可能接着到來，就是因爲資本主義總危機在作怪。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這樣深刻而嚴重，帝國主義者當然會看得非常清楚的。帝國主義者生怕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強化，大有可能使資本主義世界根本搖動起來——其實這種總危機的強化，原來已是沒落期中帝國主義世界正在崩潰的反映——所以連忙用擴張軍備和積極準備戰爭的政策，想來緩和一下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嚴重性。自然，這種總危機的嚴重性是否能夠因

此而減弱，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反之，它已迫使帝國主義者非向積極備戰的道路走去不可，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今日戰爭危機的第二個基本原因，便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的越發加強，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帝國主義內部衝突的尖銳。戰後美帝國主義的飛躍發展，一面使英美之間形成了世界規模的主要矛盾，同時便與日帝國主義以充分發展的絕好機會。東亞侵略者大陸政策的着着進行，乃至破壞了戰後太平洋上的均勢，誰還能否認多半是由於英美衝突太厲害的緣故。戰後法帝國主義的稱霸歐陸，一面引起了英法之間對於歐洲問題的分道揚鑣，同時却便宜了德帝國主義迅速地恢復了戰前狀態，甚至助長了後者的侵略性。西方侵略者如此橫兇霸道，誰還能否認一半是由於大英帝國慫恿出來的結果。

今日戰爭危機的第三個基本原因 便是獨佔資本的雄厚力量與偏狹的民族主義融合爲一。法西獨裁政權的確立，一面適應着對外侵略擴張和對內壓迫大眾的需要，同時便是獨佔資本在政治形態上的表現。這種新的政治形態簡直是產生或轉變爲軍事組織的模型。獨佔資本在政治上的表現，除開在某一國家建立獨裁政權而外，它在國際關係上的表現，便是「布洛克」化傾向的愈加顯著。這種國際關係上「布洛克」化的傾向，正同一國的法西獨裁相類似，不但是經濟上爲着獨佔資本謀利益，即在軍事上也正是未來軍事組織的更廣泛的模型呢。

從這三個今日戰爭危機的基本原因——當然祇是最主要的而已——看來，我們便可知道：有些人把目前的戰爭危機，統統歸罪到凡爾賽和約上去，那不是一種沒有顧到問題本質的詭辯，就是甘願爲企圖重新分割世界

的帝國主義者辯護。因為，假如上面三個原因不能首先得到澈底的解決，那末縱使凡爾賽和約完全被撕毀了，戰爭的危機是依然存在，整個的國際局面，也許比今天更加嚴重，更加紛亂，而更加不利於廣大羣衆。你看，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除開國社黨的宣傳家以外，誰還能否認：在希特勒政權成立，一步一步公然宣佈廢止凡爾賽和約以後，德國民衆並沒有享受到什麼利益，反而非把袴帶比較過去束得更緊不可了。

四 現代戰爭的性質

這裏應當首先指出：關於現代戰爭的性質，有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從它的技術方面去看，一種是從它的歷史意義去看的。假如認為現代戰爭是進化的，那末我們可以說：這是從它的技術方面去觀察所得到的

結論。因爲在現代戰爭中，不但一切武器，一切軍事組織都比過去進步而高明多了，就是在經濟上的所謂戰時經濟，也比過去精明完善得多。

但是，假如我們要從現代戰爭的歷史意義來看的話，那末現代戰爭的性質，可就沒有像技術方面的觀察那麼簡單了。所謂要從歷史的意義來看現代戰爭，是指現代戰爭對於現社會所能負起的任務，與所能發生的作用和影響而說的。

要說明現代戰爭的歷史意義，我們首先要明瞭現代戰爭的歷史背景。我們知道，從十八世紀末葉起，差不多到整個十九世紀爲止，這個時期乃是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發展的階段。在這階段中間所發生的一切戰爭，因爲它是適應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它的任務是在推翻專制政治和封建制度，至少是在破壞那些制度，爲了爭取民族自決的獨立，或是爲了解脫異族的束

縛。這就是說，因為這些戰事是在推翻舊有的封建社會而建立起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即在推進歷史的發展過程。所以這些戰爭，都是爲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戰爭，所以它們都是進步性的戰爭。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這時期，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即資本的輸出與商品的輸出比較，已經佔着顯著的優勢，這就是所謂帝國主義階段。在這階段中間，資本主義一方面已使生產力發展到了這樣高的程度，即使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可是另一方面它又使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國家間或民族間互相排斥的界限，因為在這時期，全世界的殖民地差不多已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完了。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就在這種歷史背景底下產生的。儘管當時的

參戰國家提出了許多很漂亮的口號，什麼「保衛祖國」哩，「爲消滅戰爭而戰」哩，什麼「爲解放弱小民族」哩，「爲了民族自決」哩等等，可是到今天，事實是非常明白了。這個世界大屠殺完全是由於新興的帝國主義者與老牌的帝國主義者，爲了進一步宰割弱小國家，以致分贓不均而引起
的暴烈衝突。所以，這樣的戰爭便是帶有帝國主義性的戰爭，簡單地說就是帝國主義戰爭。

從帝國主義戰爭的歷史意義來說，它祇是爲了很少數的帝國主義者強盜們的利益，它祇是爲了加強對於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壓迫；反之，它對於大多數人的賜與，祇是毀滅和損害，利益是絲毫沒有的。這就是說，帝國主義戰爭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不但不在於推動社會進到更高的階段，反而祇是爲了人爲地保持原有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軀殼，不惜給與人類

社會以可驚的破壞。所以這種戰爭與過去的民族戰爭根本不同，它不但沒有摧毀舊社會而推進社會的發展，反而成爲舊社會的保守者和新社會的阻力了。帝國主義戰爭的保守性和反動性，從此可以明白了。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世界大戰的性質既如上述，那末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戰爭與戰爭危機，它是有着那一種性質呢？這裏我們也得首先指出戰爭或戰爭危機，在今天所處的歷史背景是什麼。關於這，我們祇須舉出最重要的二點來。第一是蘇聯的產生與成長，它使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變了顏色，建立了一個簇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它使全世界的人們瞭解着：到底誰是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衆的真正的解放者，到底誰是代表最大多數民衆利益的國家。因此蘇聯的存在與成長，確於無形之中給與民族解放運動和民衆運動以最好的標識和最大的激勵。第二是資本主義世界的

加速崩潰。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還佔有世界六分之五的空間，但是它之加速崩潰的程度，却已遠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那時，特別是與蘇聯的飛躍成長對照起來，簡直是有反比例地天壤之別呢！因此，爲了人爲地保持愈益垂危的資本主義，爲了鎮壓日益滋長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衆運動，法西斯主義化的獨裁政治便首先在少數國家建立起來了。

這兩點——即社會主義社會的蘇聯與帝國主義法西斯政權的存在——在今天戰爭或戰爭危機所處的歷史背景上，的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所沒有的，同時也是過去任何時期所沒有的。很明顯的，這兩種事實的歷史意義，無疑地已表示着，新社會成長的力量是如何的大，舊社會的沒落却已到了最後掙扎迴光返照的時期了。

所以，今天戰爭的性質，或是明天可能發生的戰爭的性質，假如與第

一次世界大戰比較，我們便可這樣地說：在質的方面沒有什麼不同，它們都還是帝國主義性的戰爭，因為在今天，資式主義世界的整個力量還是佔着優勢，至少在空間上是如此。可是在量的方面却有着很大的距離了。這就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表現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特徵，是保守性和反動性，但在今天戰爭所表現的特徵，却是露骨的侵略性了。這一點，我們祇須在帝國主義侵略者所提的口號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它們不像過去那樣，提出一種自欺欺人的什麼「解放弱小民族」等之類的口號，而是公然提出「要求殖民地」和「大炮比牛油更重要」的口號來了。這種對外的積極的侵略性，便是有關於今日戰爭性質的一個主要特徵。

此外，以民族解放為內容的民族戰爭，在這時期又已到了一個新的高潮，這也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大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在那時候就已進

行着的民族解放鬥爭，在今天是由於社會主義社會蘇聯的存在，由於法西斯化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而必然要達到更高的階段的。

所以，現階段戰爭的性質，假如單從技術方面去看，無疑問地是進步的；但如從歷史的意義去衡量，則除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戰爭是進步的以外，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戰爭——即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或弱小國家、對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對於蘇聯的戰爭——都是富於反動性和積極的侵略性的。

那末：戰爭到底是神聖的，還是罪惡的呢？

我們的答復是：這完全要看清楚了戰爭的具體的歷史背景才能判斷。至於我們在今天面對着的戰爭與戰爭危機，則除民族解放戰爭是神聖的以外，任何國家相互間侵略領土與主權的戰爭都是罪惡的。

三 和平是真的還是假的

一 對於和平的兩種錯誤觀念

大家對於和平的認識，往往也有兩種錯誤觀念。正同對於戰爭的認識一樣，這兩種錯誤觀念，往往也是兩個極端。

一個認為和平是無條件的，社會的一切都可以和平地發展下去；人類的互相殘殺不過表現動物原有的獸性，人類還沒有完全把它克服。另外一個觀念恰恰相反，以為所謂和平這兩個字；不過是壓迫者羣對於大眾所用的欺騙口號。理由是這樣的：生存競爭是所有生物的一般法則，人類是最高等的一種生物，自然也不會例外。所以人類的一切都非奮鬥不可，什麼

和平和平，根本是要不得的。

這兩種對於和平的觀念，雖然兩方面都有相當的理由，其實祇是部份的或片面的理由。關於這，我們可以仔細地來研究一下。

認為和平是無條件的這種觀念，它的理論根據，主要地是在於人類一般的心理，都是希望安安靜業過過太平的日子。從這種心理出發，或者是利用了這種心理，就造成了兩種主張：一種是純粹地慈善主義者；一種是自由主義的和平主義者。前面一種包括所有各色各樣宗教的信徒們，後面一種大多是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前面一種可以說是消極的和平主義者，它在客觀上的意義，可以作為一般人們生活不安定的慰藉，也可以作為統治階層惟恐民衆作亂，藉以愚弄民衆的信條。後面一種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它在主觀上是比較前面一種積極些，主張用和平的方法

以調解一切紛爭，並使資本主義和平地轉化到社會主義社會去。因此它在客觀上也可以作為壓迫者羣企圖人為地永久支持資本主義者的工具。這兩種主張，雖然在它們希望的程度和所用的方法上有些差異，但是它們的出發點，即認和平為無條件的這一點，却是毫無二致的。因此，事實所給與它們這種主張的答覆，也同樣的祇是一種幻想而已；因為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除開原始社會——即在私有財產制度尚未形成以前——而外，人類相互殘殺的戰爭，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認和平是無條件的這種觀念，不是等於一種虛幻，便是做了壓迫者羣的工具。

至於另外一種觀念，即認和平是根本要不得的，也是一個極端。我們知道，和平要是無條件的，那末它準會給壓迫者羣作為維持他們地位的工具，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同時我們也知道，生存競爭是達爾文進

化學說的基本原理。不過這個原理，用到自然界去是毫無問題，用到人類社會中來，的確還嫌不夠。大家都知道的所謂「不平則鳴」這句老話，很明顯的可以告訴我們：現社會中一定有着「不平」事實的存在，所以才會引起表示不滿的「鳴」。而所謂不平事實的存在，它的根本來源，就是由於私有財產制的形成，產生了壓迫者羣與被壓迫羣的緣故。真的，假如把這一句老話與生存競爭的內容有關地聯繫起來，那末人類相互間的殘殺，既可得到更充實的解釋，而「平則不鳴」這個可能性的存在，也可以幫助說明：人類社會相互間的競爭是有可能改變成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競爭的。

所以，假如有人把生存競爭來作為戰爭絕對不可避免的根據，並且因而得出「和平是根本要不得的」這個結論來，那末「平則不鳴」可能性的存在，以及把人類相互間的競爭改變成人類與自然間的競爭，這個可能性

的存在，便可作爲戰爭可能避免的根據，並可證明和平不是根本要不得的事情了。這就是一個最重要的理由，使我們覺得那種認和平是根本要不得的觀念，祇是另外一個極端罷了。

其次，大多數人羣對於戰爭的厭惡，對於改善生活的要求，對於安定生活的要求，這些不但是人類原有的心理，而且也是經過了不知多少艱辛萬苦的教訓，促使人們不得不要。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更使人們對於未來的戰爭，抱着反對，至少是懷疑的態度。因爲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戰爭，究竟對於大多數人羣有什麼利益，這是今天每一個人都要提出來的問題。大多數人羣對於戰爭所抱的這種態度，決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們站在大多數人羣所處的地位着想，也可以證明和平本身決計不是絕對要不得的事情。

何況，誰也不能否認，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依舊是在帝國主義的階段；誰也不能否定，戰爭是帝國主義的基本政策，而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戰爭當然祇是對於帝國主義自身有利。那末，我們爲了大多數人羣的利益，我們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對於帝國主義所造成或企圖造成的戰爭，有什麼理由不加以反對呢？所以，爲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要求和平，是誰也不會說是絕對要不得的事情的。

說到這裏我們便可明白：不論認和平是無條件的也好，或者認和平是根本要不得的也好，這兩種觀念發展的結果，尤其是它們在客觀事實上所能發生的影響，不是促進了現階段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便是給帝國主義侵略者作爲積極製造戰爭的最有利的宣傳條件。

二 和平的真諦是甚麼

對於和平的錯誤觀念既如上述，那末和平的真諦是什麼，和平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和平運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祇有有條件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換句話說，祇有在某種條件底下的和平，才配得上說是真正的和平。和平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衆的解放，所謂被壓迫民衆的解放，不消說，是指被壓迫民族所要求的領土與主權的獨立完整而言。所謂被壓迫民衆的解放，嚴格地說，乃是指被壓迫民衆所受剝削關係的澈底解除而言。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國家以及少數民族等等，都可以歸於被壓迫民族這個範疇之內。至於所謂被壓迫民衆也者，嚴格地講當然

是指任何剝削關係下的民衆而言。祇有在所有的被壓迫民族獲得或恢復了領土與主權的獨立完整，祇有在所有的被壓迫民衆澈底解除了被剝削的關係，真正而整個的澈底的和平才有具體實現的可能。這就是說，祇有在剝削關係下的現存社會制度根本廢除的時候，人類社會的澈底而永久的和平，才有實現的可能。自然，在這些條件底下所實現的這樣澈底而永久的和平，可以說是最高標準的和平了。

那末，在這種最高標準的和平沒有實現以前，是否就根本談不上和平了呢？不，決不是的。因為這種標準的和平，決不是一蹴即達的事情，非經過種種階段不可，而這些過渡階段的如何具體實現，是沒有理由說與和平無關的。所以，除開上面最基本的一個條件而外，和平的第二個條件是：必須具備有利於民族解放和民衆解放的客觀情勢。這就是說，只要適

或一種局勢，使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衆的解放，能夠有利或者比較有利地進行；那末這種局勢，不管它是和平也好，或是戰爭也好，都是有利於澈底和平的實現的。而且，假如這種局勢是和平的話，我們至多祇能說它是暫時或不澈底的和平，却絕對不能說是假的和平，而的確是真正的和平。同時假如這種局勢是戰爭的排場，那末我們祇能說是爲了爭取澈底的和平所必要經過的階段，却絕對不能說它是破壞和平的舉動，因爲它與實現澈底和平的基本條件，是絲毫沒有差異的。

自然，這種有利於民族解放與民衆解放的客觀情勢，是可以隨着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比方說吧，假如有人問：德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它所唱的和平，不錯是假的，而祇是用來掩飾它的侵略。但是法國呢，誰也不能否認，它依然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它之所以唱導和平維

持現狀，還不是爲的要保持它所已有的殖民地，那裏會有真心來維持和平呢？這樣看來，無論德國或法國，還不是同樣地拿和平來做個幌子嗎？這樣的問題驟然聽來，好像我們的答案一定是：「一點兒不錯，德法所唱的和平，的確同樣地是假的。」其實，假如我們仔細想一下，那末我們的答案，一定不是這麼說法，而是要照下面那樣說的。

德法兩國同是帝國主義國家，因此今天要在它們倆家現有的條件之下，實現澈底的和平，都不過是夢想，這完全是對的。因爲我們上面所說和平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在法國現有的社會制度下，是並不存在，而且也是不會存在的，假如現有制度沒有根本改造的話。但是，假如我們按照上面所說和平的第二個條件，來衡量德法兩國所說的和平，那末我們顯然可以指出，它們倆是的確有着相當大的差異的。這裏最重要的一點是：法國

還存在着民主政治，而德國却已由國社黨的獨裁政治代之而起了。不錯，法國的民主政治，並不是什麼徹底的民主政治，這是誰都承認的。可是，假如拿法國這種不徹底的民主政治，來與德國的法西斯獨裁比較，那末這兩種政治之間所存在的差別，也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不要說別的，我們祇要拿德法兩國民衆所享受的民主自由權來比較，就可證明它們兩國差別之大。我們知道，假如要判別一國民衆能否享受民主自由，或者能夠享受到多少程度，那末最顯著而最可靠的一個標準，就是一般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以及被壓迫民衆所享有的許多權利，如罷工權和工會組織權等。所有這些權利，在德國的民衆幾乎完全享受不到，在法國則完全可以享有，特別是在萊翁勃倫政府（即人民陣線的政府）成立之後，法國民衆享有許多權利的程度是更加充實而提高了。法國民衆享有民主自由權的充實而提高，顯

然給與被壓迫民衆以更有利的條件，不論對於某種利益的要求，或者對於未來解放運動的準備上，都是一樣。但是德國的情形則恰恰相反。自從國社黨掌握政權之後，德國民衆過去所享受的有利條件是統統被摧毀了，要期待德國現存的當局，對於被壓迫民衆給與更有利的條件以爭取解放，當然是更加而根本談不上了。

所以，從德法兩國現有的局勢，對於被壓迫民衆爭取解放所給與的無利或有利的條件來看，我們可以無疑義地證明：德國所唱的和平完全是假的，因為它實際上是在執行與和平條件正相反的行動（例如對內剝奪人民大眾的民主自由，對外積極要求殖民地）。至於法國所唱的和平，雖然還說不上澈底的和平，但它是真的和平是可以斷定的，因為它實際上已執行了——雖然祇是相當地或部分地執行了——與和平條件相適應的行動。

其次，所謂有利於民族解放與民衆解放的客觀情勢，在有些場合是可能成爲而應當成爲戰爭局面的。舉例來說，假如有人要問：日帝國主義所說的什麼維持東亞和平呀，它是東亞的安定勢力呀，什麼中日兩國應該親善提攜而共存共榮呀，這一套官面堂皇的和平主張，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同時，假如有人還帶着懷疑問起：中國既然是素來愛好和平的民族，那末應當接受日本的主張，爲什麼要堅持抗戰，發動戰爭不是破壞了東亞的和平嗎？

抱着這種懷疑的人，我們可以乾脆地說，完全是因爲他根本沒有懂得和平之真諦的緣故。根據我們上面所說和平的條件，以及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中日問題的內容是異常簡單明瞭的。因爲日帝國主義者事實上已破壞了中國領土與主權的獨立完整，因爲它是不折不扣地在大舉侵略我們中

國，因為它的一切實際行動，都是與和平條件違背的，所以它所有的和平主張，完完全全是假的。反之，我們所堅決主張的全國抗戰，完全是爲了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因此祇有這樣，方才合於和平的條件，方才爲了真的和平。

三 和平運動的意義與內容

單靠對於和平的瞭解而要希望和平的實現，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今天，當世界和平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我們祇有進行着鞏固而拯救和平的具體步驟，和平才有實現的希望。把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組織起來，以進行這種拯救和平的具體步驟。這就是和平運動的一般的意義。

至於和平運動的具體內容，則在上面所指出的和平的真諦那種原則底

下，我們可以分成三個方面：

第一是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目標底下爭取或加強民主主義的力量。大家知道，現階段的帝國主義戰爭，它所表現的完全爲着獨佔資本謀利益的姿態，是愈益顯著了。真的，在今天，獨佔資本在若干國家內，不但已經完全掌握着政權而建立了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並且已經儼然成爲軍事化的戰時經濟組織了。因此，爲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爲了解除在法西斯統治底下種種不堪忍受的束縛，被壓迫民衆與小資產階層——甚至小資本家——之間就必然會取得相當的聯繫，以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而要求民主政治的恢復。同時，祇有在人民大衆恢復或擴大了他們的民主自由的條件底下，祇有在各國造成了比較有利的實現和平的條件，和平才會更有把握地促其實現。所以，爭取或加強民主主義的力量，的確是構成現階

段和平運動之重要內容的。

第二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內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繫。從表面上看來，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好像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沒有多大聯繫似的，好像它們跟整個世界和平運動的關係，也並不是頂密切的。其實，在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更嚴重的總危機的現世界，和平之不可分割性的日益顯著，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了。帝國主義者爲了籌劃對外侵略所需要的大宗費用，不得不加重它對國內民衆的負擔，爲了鞏固它的後方，不得不予以它的國內民衆以更多政治上的束縛。因此，被壓迫民族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同時也就是帝國主義國內反戰反法西斯運動的對象。因此，被壓迫民族所放出的民族戰爭的號炮，是必然要跟反戰反法西斯運動取得最密切的相互援助的聯繫才行。而這

種密切的相互援助的聯繫，是完全可以整個和平運動底下統一起來。所以這種聯繫的取得，也就是和平運動中的重要內容之一。

和平運動的第三個重要內容，就是發動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推進各國之間集體安全組織的實現。世界和平不可分割性的事實，當然不僅印入了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衆的心裏，就是在小資產階層，甚至一部分大資產階層的心裏，也未始不特別重視於這種事實的演變。真的，爲了儘可能的遏止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至少爲了儘可能的減少未來戰爭的犧牲，甚至即使祇能相當地延緩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這對於世界和平的拯救，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自然，假如不能動員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來推動國際間集體安全組織的早日成功，那末戰爭的威脅，是的確會一天天地增大起來的。

所以末了，我們對於和平的態度，不但應該消除對於和平的兩種錯誤觀念，不但應該認識和平的真諦而辨別和平的真假與和平的澈底和不澈底，而且還須明白和平運動的意義和內容，作爲具體執行和平運動工作時的參考。

四 侵略者的雄姿

一 到底誰是侵略者與挑戰者

到底誰是侵略者這個問題，在這世界和平已經到了最最危險關頭的今日，本來早就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因為祇要不是帶有顏色眼鏡的人，而祇要稍微注意一點時事問題的人，這問題是誰都可以解答的。那末我們爲甚麼還要提出這個問題來呢？理由很是簡單，因爲對這問題抱有懷疑態度的人，的確還是有着，雖然祇有很少的一部份人。

一再撕毀凡爾賽和約而自鳴得意的德帝國主義，自以爲東亞安定勢力的日帝國主義，以及在東菲「宣揚文明」的意帝國主義，這三個帝國主義

國家幾乎誰都知道是現世界侵略陣營中的巨頭。

德、日、意三個帝國主義國家，它們之所以成爲侵略陣營中的領導者，可以引證的事實是委實太多了。日帝國主義侵略我們中國的得寸進尺，意帝國主義的武裝吞併阿比西尼亞，德意兩帝國主義參加西班牙叛軍的猛烈作戰，以及德帝國主義軍隊的開往摩洛哥，並且在中東歐已樹起了恢復過去失地的大旗——所有這些事實，不過是這三個侵略國家在客觀上表現得最明顯的地方。這裏我們再從它們的代言人的自白中來觀察它們的原形。

希特勒軍官團的機關刊物，德意志的國防（*Deutsche Wehr*）對於國社黨德國的社會政治觀，加以下面一段話的闡明：

「一個新的世界已經存在了，對於這個新的世界，戰爭是個信條，是一切事物的準則。而且，在這個新的世界中，軍人製定律律，統治其它的人羣……」

每一種人類的與社會的活動，必須當它援助戰爭的準備時，方爲合理「從杜德著：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六年的世界政治中譯本生活版四五四頁轉錄過來）

其次，我們還可以從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一書中，看出德國帝國主義者的抱負：

「任何人真心願望在這個世界中和平主義概念獲得勝利，他必須虔誠地擁護由德國人征服全世界……因此不論好歹，必須毅然決然訴諸戰爭，以完成和平主義……」（轉錄上引書四八五頁）

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墨索里尼向第二次全國職團大會所發表的演說，也曾表示同樣的見解：

「意大利經濟的調整計劃，受着一個大前提的支配，這一個大前提是：全國必須凝合成爲一個堅實的戰鬥的集團。……我們現在正趨向於這樣一個時代

：所有重要工業將不能爲私人的消耗而生產，因爲它們既無這樣多餘的時間，也無這樣多餘的實力，它們必須絕對地或近乎絕對地爲國家的軍備而生產」〔轉錄同上引書同頁〕

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呢，則它的瘋狂的軍備擴張與軍事冒險，可以說是全世界人們都已瞭解的事情，不用我們再來多加說明。下面我們且把它的抱負指出來作參考：

「我們的皇道精神是日本國家之真正靈魂與日本民族之偉大理想相互結合的表現，它必須宣揚於四海之外，廣播於五洲之上。任何阻礙必須用堅強的毅力加以摧毀，雖運用真正的武力也所不惜」〔轉錄自同上引書四八九頁，荒木著日本所遇之問題一文中的幾句話〕。

同時，有名的田中奏摺中所表示的見解，那是更加具體了。例如其中

所載下面幾句話是最標準的：

「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我們利用中國的一切資源，可以進取印度，多島海（Archipelago）小亞細亞，中亞細亞，甚至可以進取歐洲。」

此外，在希特勒征服歐洲計劃和希特勒征服蘇聯計劃的二書中，我們當然可以找到更多的資料，來證明德國主義者的雄圖。不過，即從我們上面所引的幾個例子中來研究，實際也已儘夠證明白：德日意三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確是以侵略全世界的計劃，在向破壞世界和平的戰爭前途邁進呢。

所以，關於誰是侵略者與挑戰者的問題，人們假如從德日意三個帝國主義國家所已表演的事實中，並從它們所有的抱負中去考察，那末無疑問

地是誰都可以解答的了。至少站在被壓迫民族地位的我們，站在進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反對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這種觀點上，我們是不得不肯定地承認：德意日三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確是侵略者與挑戰者了。

不過，現在剩下的問題却還有兩個。一個是：其它帝國主義國家難道就不能算是侵略者與挑戰者嗎？另外一個是：所有擴張軍備的國家爲什麼不能統統算作侵略者與挑戰者呢？

有許多人以爲，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不論在東亞或在歐美，不論是老牌的或是新興的，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侵略人家的國家。德日意三國既然是侵略者與挑戰者，那末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當然也是的了。這種說法一聽似乎不差，其實祇有一部份是對的。在現狀下的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它們在本質上，的確沒有什麼不同。這就是說，假如按照我們前面一章所說

和平的基本條件來衡量，那末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祇有半斤與八兩的分別。但是，假如按照和平的第二個條件來衡量，即按照被壓迫民族解放和民衆解放之客觀情勢的有利程度來衡量，那末很明顯的，這在法西獨裁政權的國家與在民主政權——至少在名義上是如此——國家的情形比較，是相差得相當大的。這就是說，在前者是幾乎低到零度，在後者則比較總要高得多了。

所以，從和平的觀點來講，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比較，前者的侵略性與挑戰性是積極而強烈得多，後者則祇有消極地維持着原有的侵略性，挑戰性是可說很少表現的。因爲後者至少在今天的確還是不願意戰爭爆發的。這種不願意戰爭爆發的表現存在一天——雖然它們的動機祇是在保持原有的殖民地，——則它們在客觀上對於阻止或延

緩帝國主義戰爭所表現的效力，的確也是存在一天的。因此，那些認法西帝國主義國家，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具有同樣侵略性與挑戰性的人們，不但對於和平的拯救毫無幫助，反之，在客觀上不管替法西帝國主義國家辯護，而向其它帝國主義國家抱「不平」。可惜這種抱不平的態度，是以法西帝國主義的利益爲出發點，而適足以助長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的。

另外有許多人又認爲：在這世界各國競擴軍備的時代，假如要說德日三個法西帝國主義國家是侵略者與挑戰者，那末所有擴張軍備的國家——連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甚至弱小國家與蘇聯也在內——都有被稱爲侵略者與挑戰者的資格了。因爲他們覺得，大家擴張軍備，那一個不是爲了準備戰爭。既然都是爲了準備戰爭，那末祇有準備得充分與不充分的分別，誰是挑戰者與侵略者是根本無法判別的。這種說法，在一般人毫不加以思

案的聽來，好像也是很有理由的。其實，假如我們把各國擴張軍備的具體情形來分析，那末我們馬上可以指出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

儘管有人在說，今天世界各國的軍事準備，不論各國的政權形態如何，不論各國所信奉的主義如何，都同樣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所謂愛國主義這種名義，我們姑且不必去管它在各國的意義是否相同。但是我們必得辨別清楚：被壓迫民族國家的愛國主義與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比較，是完全對立而根本相反的兩件事情。因為前者是為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所以不得不準備民族戰爭；而這種民族戰爭在歷史進程上是進步的，有利於世界和平的戰爭。後者則恰恰相反，它完全是為了對外侵略殖民地或弱小民族而從事於擴張軍備，以挑起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是破壞世界和平的戰爭。比方前者如中國，後者如日本，假定說它們倆的軍事準備都是愛國主

義表現，那就等於在對日本帝國主義護，承認它之對華侵略是應該的了。

再說蘇聯之擴張軍備，它與一般帝國主義國家固然根本不同，它與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不同的距離更大。這裏，我們且慢說蘇聯是爲了保衛和平，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是爲了維持現狀，而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是爲了積極的對外侵略而實行重分世界殖民地。我們祇須指出：蘇聯軍備的膨大，是蘇聯經濟建設飛躍成長的結果，是隨着一般人民整個生活的日益改善與提高而來，是隨着一般文化水準的提高而來；一句話說完，它是隨着蘇聯整個經濟生活的改善增進而來的。所以，蘇聯軍備的膨大，不但絕對沒有以人民利益爲犧牲，而且倒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力量呢。可是，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軍備却就根本不同了。在這種國家內，軍事工業家和軍火商的大發其財，而慢性失業問題的依然嚴重，人民大眾生活的仍未改善，（即

使有一小部份是改善了，却遠不如金融資本或軍事工業所得的利潤那麼大）就足以證明種種國家的軍備擴張，是多少由人民大眾利益的犧牲換取得來，是要以大資產階層的利益爲前提的。至於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的軍備擴張，它決不是隨着一般生產指數的增高而來，反之，倒是工業生產增高的主要槓桿；而人民大眾生活愈趨惡化——例如國社黨德國之要求或甚至強迫人民少吃牛油牛肉——更足以證明法西國家的軍備擴張，主要是以犧牲人民大眾的利益爲基礎的。

所以，儘管是世界各國都存在着軍備擴張的同樣事實，儘管因此所得到的結論是大家都在準備戰爭；但是假如把其它因素和其它事實同時考慮在內，則擴張軍備或準備戰爭的內容，還是各不相同的。這就是說，弱小國家與被壓迫民族是爲要保障或爭取民族解放的實現，蘇聯是爲要保衛人

民大衆所有的祖國（這與過去或現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所喊出的保衛祖國絕對不同，因為勤勞者羣不能愛他們所沒有的，祇能愛他們所有的國家；一部分民主的帝國主義國家是爲要維持現狀，爲要延遲戰爭的爆發；而祇有法西帝國主義國家，是爲了積極的對外侵略，是爲了挑撥戰爭。

這樣說來，不論從法西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德日意三國，其次如奧匈波蘭和其它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法西黨徒等都是幫手——最近的侵略行動與它們的代行人所發表的自白看來，不論從它們与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的情形去比較，不論從各國擴張軍備的真實內究來分析，法西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德日意三國，確是現世界的侵略者與挑戰者，可以說誰也不能否認的了。

二 侵略者的苦衷可以原諒嗎？

要判定侵略者與挑戰者的「苦衷」可不可以原諒，我們首先還得知道：它有沒有苦衷，假如有的，那末是怎麼樣的苦衷，是何從而來的苦衷。

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苦衷，我們不能說它沒有。因為它們那樣窮兇極惡的姿態，不論對外或是對內，當然一定會有說不出的苦衷的。我們現在先把它們自己向全世界所訴說的苦衷來仔細檢討，然後再把它們自己不大願意講的幾點重要的苦衷也指出來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侵略者所訴說的苦衷，最重要的不外乎三個方面：即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人口過剩和殖民地及資源缺乏的問題。不錯，德國備受凡爾賽和約的束縛這件事情，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我們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

場，對於德國之要求解除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本來表示過同情的；對於分
贓式的凡爾賽和約，本來也是反對的。我們之所以對德表示同情，正是因
為我們反對凡爾賽和約的緣故。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我們之所以反對凡爾
賽和約，正因為它大部分祇是爲了若干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着想，對於被
壓迫民族的解放沒有一點好處，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制止辦法，也並沒有
最有力的具體規定。所以，假定德國要求廢除凡爾賽和約的理由，也跟我
們所持的反對理由一般無二，假定它的目的果真是在要求實現被壓迫民族
的獨立解放，果真是在要求各國軍備的普遍裁減或廢除，以澈底保障世界
和平而消除帝國主義戰爭，那末我們對於德國的廢棄和約，是完全可以贊
助的。然而這假定，總究祇不過是假定而已。因為事實告訴我們：德國之
摧毀凡爾賽和約，祇是爲了要求軍備平等，祇是爲了收回原有殖民地而準

備重新分割世界的大戰爭。德國這種舉動，不但跟我們反對凡爾賽和約的用意完全相反，而且還演出了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更反動的種種事實，不論對於國外的或對於國內的。因此，爲了爭取我們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爲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不但要訂立對於和平更有効的更廣泛的國際條約，以替代或充補凡爾賽和約的不足，而且更需要對於德國一切的侵略與挑戰行動加以澈底而有效的制止。所以，原來由凡爾賽和約所給與德國的苦衷，對於今天的納粹德國，是毫無原諒的可能。其次如意大利，它在凡爾賽和約之下，是一個分贓不得意的強盜。它一向是主張修政和約的，但它要求修改的用意跟德國比較沒有多大差別，祇是爲它自己的利益打算得更多些罷了。所以假如它要說，凡爾賽和約所給與它的不滿也是它的苦衷，那末這種苦衷也是無從原諒的。

其次關於人口過剩問題，這也是侵略者在對外宣傳上最流行的一個藉口。大家知道，所謂人口問題，不過是人口相對過剩的問題。可是日帝國主義者（德意帝國主義者也同樣）往往認為這是「絕對的人口過剩問題」，認為「絕對的人口過剩」現象，是文明發展的結果。所以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好像就非向外擴展，非向中國侵略不可。其實，不論日帝國主義對東北的移民政策也好，或是德帝國主義在東普魯士的移民政策也好，實際上都沒有做成功。何況在德意兩國，一面是以人口問題而企圖積極向外侵略，一面却在努力獎勵結婚和生殖。這種矛盾現象的存在，可見人口過剩的苦衷，祇是一個表面，向外侵略的企圖倒是真實的內容。

第三我們再來分析殖民地缺乏與資源缺乏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在帝國主義分割殖民地的鬥爭中，本來不是什麼新的意見，真如英國杜德

氏在其近著世界政治中所說的，「實在是外交上的永久的老套話」罷了。不論過去或現在，所謂「有」與「無」的理論，所謂「滿足的」與「不滿足的」理論，都是到處流行着的。真的，祇要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存在一天，帝國主義列強對於殖民地的爭奪就會存在一天；祇要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爭奪存在一天，那末這些「有」與「無」或「滿足的」與「不滿足的」理論也一定會同時存在的。因為一方面帝國主義對於爭奪殖民地的慾望是不會滿足的，可是另一方面全世界的殖民地却是有限的。照理來說，大英帝國是早就可以算在滿足的國家之內了，第一次大戰前的德國似乎還應當算作不滿足的國家。到了大戰結束，德國已經降為「無」的國家，而大英帝國却還吞下了不少。因此到了今天，德意日三國好像都是沒有殖民地而很貧乏的國家，在它們看來，英法兩國就是最滿足的國家。其實，所

有這些「有」與「無」，「滿足的」與「不滿足的」概念，依我們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看來，那一個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口吻呢？試問：假如這三個「無」的國家要求「有」是合於公平正義的，那末對於全世界其它「無」的國家的要求怎麼辦呢？所以，祇要我們不願意降為殖民地國家，那末我們除開贊助所有贓物的原主，向那些所謂「有」的強盜把贓物爭取回來而外，所有一切的強盜行爲，都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不管這種行爲，它是那些「無」的強盜要想從「有」的強盜那裏搶奪或轉移一部分贓物過去的行爲，或是那些「無」的強盜企圖爭取新贓物的行爲。因此，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所公然宣傳的沒有殖民地的苦衷，是毫無原諒餘地的。

同樣，所謂資源缺少這個問題，在侵略者看來，的確是它要求殖民地而挑撥重新分割世界戰爭的最好的護符。可是「滿足的」或「有」的帝國

主義國家當然是不會怎麼蠢的，它一方面認為世界資源儘可自由運用，與殖民地問題沒有關係；同時另一方面世界所有的重要資源，實際上是大部分已在若干殖民帝國控制之下了。這種矛盾現象的存在，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是無從解決的。因此，最近英德之間關於世界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雖又舊事重提的在進行談判，但其終將無法解決而祇能給與德國要求殖民地的氣焰以更大的刺激，那是可以斷言的。總之，關於世界資源的分配問題，不論它是照舊分配或者重新分配都是一樣，我們都是根本反對的。因為所謂世界資源的分配問題，祇有少數國家企圖獨佔世界資源的內容，本來就是強盜們的另外一種分贓方式而已。誰在今天要求分配世界資源，誰就是首先已經存着帝國主義的企圖在心裏。資源的缺乏，決計不止德日意三國，假如要講公正的話，那末所有資源缺乏的國家，都可以提出分配的

要求來了。所以，提出分配資源要求的，實際也祇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一種藉口而已。可見帝國主義侵略者所感到的資源缺乏的苦衷，也是沒有餘地可以原諒的。

侵略者自己所訴說的苦衷，既然都是別有用意而沒有原諒的餘地，那末它們說不出的苦衷，是在什麼地方呢？第一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關係，它們不得不把全國的經濟力量，差不多完全放在擴張軍備上去。它們自一九三二年以後，由恐慌的最深點而轉入特種蕭條，由特種蕭條而轉到今天的復活狀態，這裏邊的主要動力就是軍事工業的膨脹與對於勤勞大眾剝削的加強。可是，因為軍事工業的景氣促進了非生產性的生產之大量增加，而消費品的生產反而增加得異常滯緩，所以到了最近，它們在重整軍備方面所需要的消耗，幾乎已經到了不堪繼續負擔的地步。這就是侵略者

所說不出的苦衷之一，這種現象在日本表現得尤其顯著。

第二由於軍事工業的極度膨脹，非有大批的軍需原料進口不可，但是因爲一般消費品生產的比較不多，因爲儘可能的要減少現金的流出而利用貨物交換的方式，所以對於糧食和營養品的進口額是特別限制得嚴緊。德國糧食恐慌的嚴重性也是在這裏。換句話說，就是爲要儘量擴張軍備起見，竟不得不喊出以「大炮代牛油」等的宣傳口號來了。這就是侵略者說不出的苦衷之二。

第三由於國際市場的依然狹窄，國際市場戰的持久猛烈，絲毫未見減弱，反而使對外傾銷愈感困難。因此主要從對外貿易上所獲得的利益，來營養軍事工業的飛躍擴展是不可能的。所以結果祇能靠着加緊對於人民大眾的剝削並以增重他們的負擔來彌補。但是這種剝削負擔的日益加

重，是必然地會招致人民大眾日益不滿的情緒的。而這種不滿情緒的日益增大和擴展，却種下了國內政治危機的根基。這就是侵略者說不出的苦衷之三。

因為有了上面三種說不出的苦衷，所以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者爲要解救它們當前與最近將來的政治經濟危機起見，不得不繼續不斷地運用轉移國內視線的手段，以從事於對外殖民地的要求，而拼命向着戰爭前途邁進。

五 和平陣營巡禮

一 什麼叫作和平陣營

現世界已有着對立的兩大陣營了——這句話已到處可以聽到，而且已是談談時事問題或關心時事問題的人，大家都在說的一句話了。但是所謂兩大陣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許多人總還有些模糊。至於兩大陣營（特別是這裏所說的和平陣營）是怎樣產生的，更是許多人所不大清楚的一件事。

有人說所謂兩大陣營，一面是侵略陣線，一面是和平陣線；前者以德、日、意三個帝國主義者爲骨幹，以奧匈波蘭等爲手足，以各國的法西斯蒂作爲它們的爪牙；後者以各國人民大衆與被壓迫民族爲基礎，以蘇聯法國捷

克爲重心，以其它民治國家及弱小國家爲輔助。可是另外有人却抱這樣的主張：一面是法西斯蒂侵略陣線，一面是法蘇等的人民陣線，而不是什麼和平陣線。他們的理由是：一般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侵略的。因此這裏所成問題的是：與侵略陣線對立着的另外一個陣營到底是和平陣線還是人民陣線。

關於這問題的答復，我們首先應該指出：和平陣線是具有世界規模的意義的，而人民陣線却祇能存在於一部分的國家，即領土主權本已完整而資本主義已有充分或相當發展的國家。例如我們中國它並不需要人民陣線，却可能是和平陣線中重要的一環。這在我們上面解釋和平的真諦一節中已經可以看到，在最近三中全會所發表的宣言中更可以得到證明。該宣言曾這樣的說：「……至於其他國際關係，自當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力謀

友誼之增進」。此外如經濟比較落後，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處於被壓迫民族地位的國家，也都可能是和平陣線的一員，却並不是人民陣線的國家。

自然，我們承認：人民陣線的國家確是和平陣線中的一個重要份子，但決不能因此而說，它就是和平陣線或者就可以代表和平陣線全體，反之和平陣線倒可以包括許多成員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和平陣線中的許多份子，它們相互之間可以發生最密切而有機的聯繫，但是我們決不能說，它們就是完全相等的。所以，假如我們認為現時對立着的兩大陣營是具有世界性的，那末我們便可肯定地說：在世界上與侵略陣線對立着的另一個大陣營，不是人民陣線——人民陣線本身當然也與侵略陣線對立着的——而是和平陣線。

那末和平陣營是怎樣產生的呢？

整個地講，就是由於今天雖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但是今天的世界情勢，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比較，已經有了許多大不相同的地方。分開來說，主要地有下面三點：

第一：今天已經有着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正在飛躍發展的蘇聯社會主義的新世界，一個是已經表現迴光返照的資本主義的舊世界。這兩個新舊世界的同時存在，便是今天與過去的大戰前夜根本不同的地方。由於蘇聯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一般水準的提高，一面使全世界的大多數民衆已經覺悟到大多數民衆力量的如何偉大。另一方面却也使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了解到了：蘇聯國力的鉅大增長，已使它們撲滅新世界的企圖，不能再打過去那樣的如意算盤了；反之，它們中間一部份挑戰者的瘋狂行動，倒使另一部份國家不得不藉蘇聯的力量，以增加它們的實力而抵禦挑戰者的反攻。

這樣一來，遂使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與蘇俄之間，在制止戰爭的爆發，至少在延緩戰爭的爆發上，造成了可能組成一條和平陣線的基本條件。

第二：全世界大多數民衆自覺的程度，比起第一次大戰前夜來，的確已經提高得多了。這點除開我們上面所說，是受了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而外，一面是受了第一次大戰的教訓，同時從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更受了法西斯獨裁瘋狂的壓迫和暴烈的戰爭威脅。所謂第一次大戰的教訓，即指它的欺騙性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所給與廣大民衆的摧殘和毀滅而言。所有這些，使大多數民衆對於戰爭的認識更加深了一層，遂使他們在爭取和平的需要和努力上，也表顯出更大進步的可能來。自然，這裏的所謂大多數民衆，不但指工農大眾而言，即連小資產者羣，甚至一部份小資本家也都計算在內的。因此，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內反戰反法

西運動的普遍高漲，以及人民陣線的沈着奮鬥，也是促成和平陣營的一個主要條件。

第三：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展開，也比第一次大戰前夜來得顯著。這一方面受了法西或軍事法西帝國主義積極侵略者的強烈刺激，同時也未嘗不是由於侵略者已原形畢露，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以民族自決來欺騙民衆，而祇能毫無掩飾地公然提出收回或分割殖民地的要求來了。因此，隨着被壓迫民族更加看透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野心，前者對於戰爭與和平真諦的認識是提高了，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所抱的決心也愈加堅強起來了，這對於和平陣線的產生也就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客觀條件。

和平陣營的產生既然是根據如此這般的條件而來，那末它與軍事同盟的性質有什麼不同，它是不是同盟外交的另一種方式呢？有人以爲它祇是

一個漂亮的名稱，其實祇是變相的同盟外交罷了。

這種說法，我們覺得是不對的。據我們所想到的，和平陣營與軍事同盟或同盟外交都不相同。這裏至少有二點是根本不同的。第一，軍事同盟的締結或同盟外交的運用，都是預先有着一定的對象的。比如歐戰以前有名的德奧同盟，它的對象完全是在共同對付帝俄，又如一九〇二年成立的英日同盟，它的目標也是在對付帝俄。同時如十九世紀末法俄條約的訂立，實際也是共同對付德國的同盟而已。但是和平陣營在今天，却並沒有這樣預定着的對象。這就是說，祇要站在阻止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而給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以相當的同情者，誰都可以成爲和平陣營的成員，而它的維一目標即在組織集體安全制度以共同維護世界和平。比如法蘇互助公約和捷蘇互助公約的訂立，從表面上看來，好像都是同盟性質的條約，以

共同對付納粹德國的。其實，這兩種公約的成立，可以說是東歐互助公約慘遭失敗後的結果，而它的本質是絲毫沒有同盟性質的。爲什麼呢，因爲它並沒有禁止某一國家加入的企圖，而是公開要求過任何國家加入的。所以，從這一點看來，假如說和平陣營是爲了對付預定着的某一國家或某些國家的一個集團，這在事實的演變上是無從找到解釋的。

和平陣營與軍事同盟或同盟外交的第二個不同之點，即前者是在維護普遍世界各國的和平，後者則表面上的宣傳雖然也在維持和平，其實至多不過是維持二、三國之間的和平，以對付它們共同的對象罷了。同時在過去，由於軍事同盟或同盟外交的存在，所謂「侵略戰爭」或「自衛戰爭」的區別，是很難分辨出來的。可是在今天，在普遍要求世界和平，普遍要求制止戰爭的整個情勢底下，我們要辨別誰是侵略戰爭的製造者和發動

者，誰是自衛戰爭的組織者，是不難從各方面的觀察來決定的。

所以，把和平陣營看作與過去的同盟外交具有同樣性質的國家或人們，祇是因爲它們自己預先有了某種存見，或者已由它們的行動表現出來，指認某些國家是它們的假想敵，認爲許多問題是不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參加討論的。這就是說，祇有自己表示與衆不同，祇有自絕於維持整個和平的國家或個人，才會有意識地指認和平陣營是變相的同盟外交，才會有意識地認爲和平陣營是要包圍某些國家的勾當。

二 蘇聯和平外交的目的何在

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確是和平陣營中的一個重要支柱，可是人們對於蘇聯外交的認識，却有各式各樣的說法。真是像所謂「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那樣；有的說，蘇聯的和平外交祇是一種陰謀；有的說，祇是爲了它自己，有的說，祇是蘇聯一切政策失敗後的反映，有的說，祇是它投降資本主義的表現，還有的說，它並沒有給予被壓迫民族以多大的幫助，因此它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好像也沒有什麼兩樣，因此也還有人說它是「赤色帝國主義」的；最後自然也有人說，它是爲了蘇聯的存在，爲了世界和平的維護。所有這些說法，真是「衆說紛紜」好像「莫衷一是」的樣子。」可是事實勝於雄辯」這句老套話，終究還是攢跌不破的真理。我們還是根據事實來分析那些說法吧。

這裏爲着容易瞭解蘇聯外交的目的起見，我們還得首先解釋一下認識蘇聯外交的二個基本原則。

第一：正同其它國家的外交政策適應着各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一樣，蘇

聯的外交政策也是適應它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誰都不能否認，當資本主義世界各國鬧着嚴重的經濟恐慌時，蘇聯的一切經濟部門還是照樣地在一天天的發展。這就可以證明，蘇聯的生產是有計劃的，是以社會的消費為基礎，即以全蘇聯勞動人民的消費為基礎，而不是替資本營利的。這就是說，蘇聯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以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基礎的。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蘇聯是勞動大眾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祇有被壓迫民衆與被壓迫民族的澈底解放，才是真的而澈底和平實現的時候。在蘇聯，這兩條件都已存在，所以也只有在蘇聯的人民，方才可能過着真正而澈底的和平生活。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蘇聯政府，為着適應勞動人民的和平生活，為着保證人類真正而澈底的和平，所以它的外交政策，除開澈底執行和平外交而外，不可能有別種內容的。

第二：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既然都適應着它的社會經濟結構，那末它所執行的外交路線，當然也非有利於它的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可。比方，德國屢次三番地撕毀凡爾賽和約，在掩飾其國內政治經濟危機上所起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在不斷地鼓勵其軍事工業的膨脹上尤其需要。在蘇聯也是這樣。爲着適應蘇聯勞動人民對於澈底和平的需求，爲着適應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它就需要執行和平外交。因此，假如有人說，蘇聯和平外交的目的祇是爲了它自己，那末我們儘可以說，這也不妨。因爲這裏所謂「爲了它自己」，是指爲了蘇聯勞動人民的利益而說的；這跟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爲了它自己」的意思根本不同，因爲後者是指它的資產者羣的利潤而說的。所以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外交政策，儘管同樣是「爲了它自己」，却因「它自己」的根本不同，遂使「爲了它自己」的

意義也有着大大的不同。因為前者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後者是爲着大多數人的利益呢。

現在我們就根據認識蘇聯外交的這二個基本原則，來分析上面對於蘇聯外交的種種說法。

有人說蘇聯的和平外交祇是一種「陰謀」。這種說法的內容是：蘇聯所以要跟人家講求和平外交，祇是因為它目前的實力還不夠強大，等到它的國力將來增強到某種程度的時候，總有一天它是要向外侵略的，所以它實在是「陰險的赤色帝國主義呀」。這裏所謂向外侵略可以包括兩種意義。一種就是把蘇聯與主張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國家，同樣看待；另外一種便是所謂「輸出革命」的論調。

前面一種非常簡單，完全因為無視着蘇聯的社會經濟結構與資本主義

各國根本不同的地方。後面一種所謂「輸出革命」的論調，早在一九二〇年那時候，蘇聯便在致美國的通牒中，有過明確的說明：「蘇維埃政府明白地知道，各國勞工階級的革命運動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它堅持着這個原則：共產主義是不能用武力強致的，各國爲共產主義的奮鬥，必須由其勞工階級自己去進行。……」(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姬林致美國國務卿柯爾倍的牒文，轉錄自世界政治四三〇頁，生活版。)

這種說明，假如因爲出於蘇聯當局的聲明，而還不夠使人們相信，那末我們不妨再來追究一下。試問所謂蘇聯實力的不夠強大，是指與若干國家的比較，還是與資本主義世界全部實力的比較？試問所謂向外侵略的對象，是指的弱小國家和被壓迫民族呢，是指的某個或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呢，還是指的資本主義世界全體呢？假如是與若干國家比較，是以弱小國家

或被壓迫民族做對象，那末蘇聯的實力早就夠強大了，爲甚麼它還不開始向外侵略呢？假如它所比較的和它所預定的對象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部力量，那末資本主義各國爲着資本主義本身的前途着想，至多也祇能與蘇聯「虛與委蛇」，爲甚麼法國竟會跟它訂起法蘇互助公約來，英國和其它許多國家也還願意貸款給它呢？這種所謂「養疽遺患」的辦法，難道聰明的帝國主義者及其代言人還會不懂嗎？所以，認蘇聯的和平外交祇是一種陰謀的這種論調，它的用意，倒是在下面。正因爲蘇聯坦白地執行了一貫的言行一致的和平外交，正因爲在過去和目前的現實中誰也找不出它的絲毫陰謀詭計來，更說不上它有一點兒侵略的氣息，所以過去曾害怕蘇聯的國家和人們，現在都覺得它是和善可親，至少已沒有什麼可怕；甚至以老練精幹如大英帝國的一部份紳士們，也有蘇聯不足怕而德日更可怕的感觉了。

。正因為這些事實的存在，正因為蘇聯的和平外交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效力，所以存心挑撥戰爭的人，祇有用「不可知的將來」那種胡說，祇有用逃避現實的方法，家對蘇聯造謠中傷，企圖造成各國對蘇聯的懷疑或敵視，而達到破壞和平的真正目的。然而，正同今天蘇聯和平外交所有的收穫，自有十多年來的真切事實做它的基礎一樣，目前認為蘇聯和平外交是一種陰謀的論調，也終於將由目前和未來的事實來把這種論調打得粉碎，而由現實來做最後的裁判者的。

其次，有人說：蘇聯目前的所謂和平外交，祇是投降資本主義的表現。這種說法所根據的理由是：蘇聯不惜加入原來是帝國主義強盜機關的國聯，它跟日本的種種交涉，處處都表現出遷就日本而與日帝國主義妥協的態度來。這種說法恰恰與上面那種說法成爲對立的極端。不過這種說法對

於蘇聯和平外交的不滿，至少在客觀上也祇是在表現「世界惟恐不戰」的心理而已。因為除開延緩戰爭這點而外，蘇聯外交的根本原則並未變更，蘇聯的內政方針也並未由社會主義的一切政策而轉向到資本主義的路線上去。它在國聯對於任何問題所發表的主張，完全是以一切民族都須保有其獨立自主的權利為原則，而使各個民族都享有自由解放而達到世界和平的目的。它在軍縮會議中曾提過普遍廢除軍備的建議，却因參加軍縮會議各國的未予贊同，而又重新提出了普遍裁減軍備的議案。可是這個提案也終未能獲得各國的同意。等到軍縮會議無限期停止舉行的時候，它還提出了組織更廣泛的安全會議的建議，却也沒有得到各國的響應。

又如它在意阿爭端時所表示的態度，也始終沒有放棄它的根本原則。它之積極主張對意制裁，它之積極厲行對意制裁，都是事實。至於它到後

來也終究撤銷了對意制裁，那是由於事實上幾個主要國聯會員國家都已消極地停止了對意制裁，換句話說，到了那個時候，僅僅對意經濟制裁，已經不能發生援救阿國的效力，所以它曾主張應該運用更有效的制裁辦法來制裁侵略國。可是其它會員國家都沒有表示響應，所以在國聯通過如何改善國聯盟約的時候，它曾提出了很具體的加強對於侵略者的制裁辦法。

再說到蘇聯把中東路讓渡給滿洲國（實際上等於讓渡給日本）的問題，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真是蘇聯對日本妥協，並且還損害了中國主權的明證。不錯，蘇聯之把中東路讓給日本，完全是由於日帝國主義對蘇聯的種種威脅擾亂，使蘇聯在一九二二年與中國訂立的中東路協定中所應享有的權利已經無法保障。同時，蘇聯之出讓中東路，照理應該徵得我們中國的同意，這也是對的，因為根據中東路協定，中蘇兩國是共同享有中東路的權利

的。但是，當時的事實是怎樣呢？中國站在保障領土主權獨立完整的立場，當然不可能與日本簽訂中東路讓渡協定的。可是實際上，在我們沒有收復東北失地以前，要想保持或實施我們對於中東路所應享有的權利，簡直等於癡人說夢。所以，蘇聯之把中東路賣給日本，假如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假如是在我們已經收復了東北的時候，那末無疑義地，我們可以說，蘇聯是在有意犧牲中國的主權而示好於日本。但是，當時的事實却並不是這樣，日僞軍在中東路的擾騷，我們中國雖然有權可施，却是無法制止，因此事實上那時候的中東路問題，便成爲日蘇紛爭的焦點了。蘇聯爲了收回它一部分的權利起見，只好把中東路賣給日本，而藉以塞住日軍進擾西伯利亞的藉口。所以，中東路的讓渡，不能說是蘇聯對日帝國主義者的屈服，只能說是前者在保障它的權利不受重大損失的條件底下，而避免日蘇

衝突的惡化。

最後也有人說，蘇聯雖是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却並沒有予以多大的幫助。譬如就拿中東路問題來說，蘇聯是應當幫忙中國制止日本的無理取鬧的。那末蘇聯爲什麼祇是爲了它自己的利益，而把中國所有的一部分權利，竟是置之不顧呢？關於這種問題的指責，我們覺得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站在「自力更生」的立場，我們雖然需要友邦善意的援助，却非以我們自己的力量做主體不可，非由我們自己來主動不可。我們自己沒有發動運用有效的辦法，來制止日偽軍在中東路的擾騷，來保障我們在中東路上所有權利的實施，反而倒責備人家沒有來幫我們的忙，這種論調才是與「自力更生」的原則相違背的。至於蘇聯的態度呢，可說是跟我們「自力更生」的原則完全相符合的。一九三六年三

月間，史太林對霍華特新聞社總裁霍華特氏的談話中說過：「如果你以為蘇聯人民要用武力改變其周圍國家的面目，那你就大大錯誤了。蘇聯人民自然希望周圍國家能夠改變其面目，但這是周圍國家自身的任務。」蘇聯這種態度，我們在許多事實中都可以看到。例如在意阿戰爭期內，蘇聯祇能最忠實地負起它在國聯會中所應負的任務，——對意經濟制裁——它是不能派遣軍隊直接去援助阿國抗戰的。同樣，在西班牙問題中，蘇聯之毅然參加不干涉協定，參加西班牙不干涉協定調整委員會，甚至在不干涉協定實際上已等於容忍法西國家援助西國叛軍的一個時候，蘇聯雖然嚴重地提出批判，却到現在並沒有退出該委員會，反而是在積極督促不干涉協定的嚴格執行。蘇聯這種態度，完全是站在國際信義的立場而以不干涉別國內政的精神為原則的。

所以，綜起來說，蘇聯和平外交的目的祇有一個：即在尊重任何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底下，以拯救世界和平而鞏固世界和平。蘇聯這種和平外交之爲和平而奮鬥，按照我們前面所說和平的基本條件來衡量，那就是爲了真的而澈底的和平了。因此，就連最老練的足以代表布爾喬亞意見的英國官方機關報太晤士報，也不得不有着下面的表示：「一切有學識的觀察者都表示了一種確信，——那就是，俄國是熱切於和平的。」（一九三五年三月廿九日太晤士報轉錄自世界政治四三五頁。）

三 國聯是否已經變了

大家知道，國聯是戰後帝國主義列強的分贓機關，它的一切都被幾個主要列強操縱着，它的作用無非在共同遏止戰敗國——即同盟國——重新

反起身來向協約國復仇，因此它對於弱小國家的利益，是根本談不上有什麼積極的保護作用的。可是現在呢，在戰爭危機愈趨迫近的今天，國聯似乎又被稱爲和平機構中的一環了。因此，大家對於國聯的認識，就不得不發生這一個問題，卽：國聯是否已經改變了。

因爲「國聯是否已經改變了」這個問題，與我們對於國聯的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與我們對於和平的努力方向，也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對於這問題的分析也非有個正確的認識不可。

有人以爲國聯的性質始終沒有改變一點。理由有四個：（一）國聯的一切始終還被幾個主要列強操縱着，比如某一問題發生了，首先要看英法意等國的態度，才能確定對於該問題的如何討論與解決；（二）國聯對於弱小國家問題的處理，始終偏重於列強的利益而無視着被壓迫民族的獨立

解放。比如國聯對於中國九一八事變的處理，以及對於意阿爭端的處置，不是終於失敗而有利於侵略者嗎？（三）蘇聯的加入國聯不過在暴露國聯的罪惡與無能，你看蘇聯加入之後，國聯何嘗能依照蘇聯的意見去解決問題呢。（四）何況，假如認為國聯也是一個真能解決國際糾紛的機關，那末等於承認世界的一切國際糾紛都可以由國聯和平解決的了。可是這種和平解決的手段實在祇是一種妄想吧。

另外有許多人的意見恰恰相反，以為國聯的性質是根本已經改變過了。他們所持的理由也有三個。（一）國聯自德日退出了，蘇聯加入以後，它已跟過去所謂分賊機關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蘇聯既然肯加入，是決計不會去做分賊的勾當的。（二）國聯是目前解決國際糾紛的唯一機關，為要制止戰爭的爆發，國聯的和平調解是最妥當的方策。（三）侵略者既

有兩個主要國家退出了國聯，那末它們要怎樣肆無忌憚的搗亂和平，國聯自然會給它們打擊的。

上述兩方面對於國聯的認識，都有部分的對和部分的錯誤之處。說它沒有改變一點，未免把它估計得太低，說它完全改變過了，却又未免把它估計得太高。自然，這種所謂太低或太高的估計，完全是以它在和平陣營中所佔的地位，它在維護世界和平上所起的作用爲標準的。所以這樣的估計，我們也須以第三章中所說的和平條件來衡量。

第一：德日兩個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先後退出國聯，以及蘇聯之被邀加入，這的確使國聯的性質有了大大的改變。德日兩國的所以退出，無非因爲它們已經覺得，在它們以侵略者的眼光看來，國聯却已成爲它們的桎梏。爲使它們可以更自由地達到它們「爲所欲爲」的侵略目的起見，它們非把

這種桎梏解脫不可。因此，從德日兩國的退出國聯來看，國聯對於侵略者所起的箝制作用，至少在客觀上已經表現出來。至於蘇聯的被邀加入，說它從此可以使國聯完全改變成爲像蘇聯和平外交那樣起着作用，這當然是過高的估計。關於這點，國聯對於侵略者的制裁，並沒有像蘇聯所主張的那樣澈底而堅決，便是一個例證。但是，說蘇聯的允予加入國聯，祇不過在暴露國聯的罪惡與無能，則又未免犯了過低估計的錯誤。因爲，蘇聯在國聯所起的相當的積極作用，我們是無可否認的。比方，當霍爾和賴伐爾，在一九三六年春，對於意阿爭端提出了所謂和平方案的時候，除開英法民衆的反對而外，蘇聯和國聯機構內許多弱小國家的羣起反對，也是使該法案終於未能成立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在國聯對意撤銷制裁了，當英國提議應該把國聯盟約加以修改的議案成立後，蘇聯和許多弱小國家都提

出了如何加強對侵略者制裁的建議，因此，英國原來想提出的如何減輕國聯對侵略者的制裁責任一點，也祇能忍氣吞聲地暫時不提出來。諸如此類的事實當然還有很多，這裏只能從略了。

第二：就國聯對於弱小國家或被壓迫民族的利益而言，說它已跟對於主要列強的態度同樣地去看待，這當然是過高的估計。但如說它依然完全不顧弱小國家或被壓迫民族的利益，那也未免太嫌過分。比方在意阿問題中，國聯對於意大利的侵略，並沒有完全順從意帝國主義的意見；反之，當初之毅然議決它是侵略國家，後來當意大利已在軍事上佔領了阿比西尼亞而決議銷對意制裁的時候，還斷然允許阿皇發表沉痛的演說，這都可以證明：說國聯已完全無視着弱小國家的利益並不是完全對的。所以我們祇能說，直到現在為止，弱小國家在國聯機構中所能起的作用和所能發生的

力量，確仍太過微弱。而這種太過微弱的表現，除開依然受着主要列強的箝制之外，弱小國家努力的不夠強大，的確也是一個原因。

第三：說國聯對於國際糾紛的和平調解是完全對的，或者說它對於侵略者的暴行總有辦法予以遏止的，這完全是過高的估計。但是，假如因為主要列強的依然操縱國聯，就說國聯依然是強盜式的分贓機關，絲毫沒有什麼改變，那也是完全錯誤的估計，而且是犯的很嚴重的錯誤。我們必須指出：在國聯機構之內，弱小國家的力量多少已比過去增大了些；而且有可能繼續增大的。同時，縱使主要列強依然佔着操縱的地位，的確是事實，可是所謂主要列強本身，它們在目前的世界情勢中所處的地位，特別是它們對於目前的戰爭危機所抱的態度，却絕對不是跟過去完全一樣的。比方英法兩國，它們對於歐洲問題的意見，儘管有着許多不相同的地方，

特別是對於德意兩國的態度問題，它們的參差更多；然而它們之不願意戰爭馬上爆發，它們之力謀保持現狀，它們所受德意在歐洲及地中海上勢力擴大的威脅，以及它們對於德意許多暴烈行動的不大高興等等，可以說是完全相一致的。英法兩國在這些方面所抱態度的一致，對於延緩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至少是會消極地發生相當的效力。因此，主要列強操縱國聯這種現象的依然存在，它對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對於弱小國家利益的保障，雖然不可能發生積極的作用，但它之消極地延緩戰爭的爆發，却還具有相當意義的。

所以，我們可以確認：第一國聯是的確已經變了，——當然是指德日退出而蘇聯加入之後的國聯——我們絕對不能說它仍然跟過去完全一樣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第二國聯之變並沒有變成澈底維護和平的機構，因

此我們絕對不能依賴它而認為維護和平的機構已經足夠；第三國聯之相當改變，的確已經使它成為維護和平的一個機構，但祇是一個極薄弱的和平機構。第四國聯這個和平機構，它之維護和平的效力雖極薄弱，但是假如各會員國，特別是弱小國家的人民大眾，能夠施用更大的力量，督促它們的政府積極地去充實國聯所負制裁侵略者的任務，那末國聯所能發生的維護和平的力量，是儘有可能增大的。

六 戰爭乎？和平乎？

一 兩大陣營的消長

明白了戰爭與和平的真諦，認識了侵略與和平兩大陣營的真相，然後再來探究這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戰爭乎和平乎」，——那就不難得到一個大致的概念了。

這裏我們先從兩大陣營的消長說起。

侵略與和平兩大陣營的對峙，我們可以說，的確是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一個重要特徵。自然，假如要說到這兩個陣營的根源，那末在第一次大戰前夜，就可以說是已經存在的了。因為第一次大戰就是與過去任

何戰爭不相同的帝國主義戰爭，當時根本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細胞不是沒有，却是太嫌微弱而分散，自然更說不上有什麼陣營的力量。等到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它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發表了一道著名的和平法令，向各國的人民和政府呼籲不割地不賠款的無條件的和平（杜德著世界政治，生活譯本，四二八頁）那時候，我們可以說，才給今天的和平陣營，奠下了一個小小的基石。後來，在帝國主義國家聯合進攻蘇聯而終遭失敗的時候，那就是和平力量戰勝侵略勢力的創作。

從此以後，當大多數的帝國主義列強差不多已恢復了戰前狀態，當它們相互間的衝突又隨着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快要終結而迅速增長的時候，凱洛格非戰公約（一九二八年八月間在巴黎簽字）的成立，便可以反映出當時的戰爭危機是確已存在了。所以非戰公約本身，雖然祇能表現美帝國

主義與歐洲列強爭取世界領導權的手法，但是站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立場上來講，非戰這口號的提出，還是很有意義的。蘇聯之無保留地核准此項公約，不能不說是蘇聯爲着和平的鬥爭却已有了更進一步的展開。直到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了，蘇聯還是繼續不斷地與許多國家訂立互不侵犯公約及規定侵略者的定義等。在這時期裏邊，可以說是兩大陣營形成對峙的一個準備時期，或者說是它的雛形也可以。

等到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的上海戰爭先後爆發了，侵略者的氣焰才造成了第一次大戰以來劃時代的局面。同時，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政權的上台，德俄兩帝國主義的先後退出了國聯，以及一九三四年一月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成立，這些事實都表現出侵略陣營的結合是在一天的具體化起來。可是另一方面，一九三二年法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一九三三年

美國的正式承認蘇聯，以及一九三四年九月蘇聯的正式加入國聯，和同年十二月間甚至法蘇互助公約也舉行了草簽，所有這些事實，又可證明在這時期之內，兩大陣營的對峙却已進到愈加明朗化的階段了。

至於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的事實，不但表現兩大陣營的力量，都在擴大而增厚，且已展開了雙方鬥爭的火力，進入了短兵相接的階段。由於意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阿比西尼亞，並在軍事上已征服了阿國，一面使其它侵略國家胆量更大，例如遠東侵略者的節節進迫中國，納粹德國的一再撕毀凡爾賽和約，甚至把軍隊再開到原來是非武裝的萊茵區域去。同時另一方面，就此也替三個侵略國家之較密切的結合，開了方便之門。因為它們手裏都有了值得交換的掠奪品，例如日本有的是滿洲國，意大利有的是阿比西尼亞，納粹德國有的是一手摧毀凡爾賽和約的權威。於是由德奧協

定而德意協定，由德僞商務協定而德日防共協定，以及日意協定等，這些都表示出侵略者之間的交接是愈益密切起來了。因此所謂侵略陣營的結合是愈加具體化了。

至於和平陣營呢，當然是以更廣泛的規模、更堅實的基礎在擴大而充實起來。法蘇所提議的東歐互助公約，雖然終因德波兩國反對態度的絲毫不變，而未能成立，可是法蘇之間的互助公約和捷蘇之間的互助公約，却不久便相繼成立了。不但如此，以老奸巨滑著稱的英國外交政策，它與法蘇之間的關係，原來是在不即不離的狀態中的，現在却已相當改變而到了比較密切的程度，特別是英法兩國外交政策的相當一致。例如蒙德婁會議中英國對蘇聯的妥協，英蘇海軍協定乃至英蘇貸款協定的成立，英國原來堅持主張以區域安全公約來替代集體安全組織的，現在却也相當同意於歐

洲問題應該統盤解決的主張了。同時在這時期，被壓迫民族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尤其是我們中國，全國一致抗敵的高潮也將到了空前的程度；資本主義國家人民陣線運動的展開，特別是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建立，並未遭遇日夕沒落的惡運，反而逐漸鞏固了起來。此外，最足以表現和平陣營的廣大基礎的，便是普遍各國的反戰或反法西斯運動的風起雲湧，特別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初，不魯塞爾（比利時京師）所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和平大會。這次和平大會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的創舉，也就是全世界各種各樣的和平勢力的總檢閱。參加大會的代表共計四千九百多人，他們所代表的國家有三十五個，代表的國別團體有七百五十多個，代表的國際團體有四十多個，他們所代表的會員，總有幾萬萬人之多。

二 兩大陣營鬥爭的內容與形式

侵略與和平兩大陣營的消長經過，大致已如上述。現在就讓我們再把它們鬥爭的內容與形式來予以簡要的分析。

最初，在人們根本還不知有所謂兩個陣營的時候，侵略與和平兩種勢力的鬥爭，是以社會體制根本不同的兩個世界間的鬥爭為內容，而以資本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向蘇聯的進攻為形式。其次，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一天厲害一天地增長了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衝突，遂使那些過去是會合在侵略方面的許多勢力，它們本身就逐漸生起變化來了。凱洛格非戰公約的提出便是戰後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互爭資本主義世界領導權的正確表現，同時也是侵略勢力內部開始分化的顯著反映。所以，在這時期

裏邊，（即從帝國主義列強聯合進攻蘇聯終於遭到失敗的一九二一那年起頭，直到一九二八年八月凱洛格公約成立時爲止）侵略與和平勢力的鬥爭，在形式上還沒有形成兩個陣營的分野。它們鬥爭的內容也比較的複雜，除開兩個世界的對立這個因素依然存在而外，又加上了許多新的因素。所謂新的因素，一方面是由於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功與和平政策的加強，使一部份資本主義世界內的國家已跟蘇聯取得比較緩和的關係。另一方面，即是帝國主義內部的分裂，已由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這裏最重要的有三個方式：一個是英美兩國之間世界規模的衝突，一個是歐洲凡爾賽與反凡爾賽體系的衝突，還有一個是日本的乘機積極侵略中國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展開。在這三個方式中間，要算凡爾賽體系與反凡爾賽體系間的衝突尤其來得重要。因爲這一衝突的加深與展開，已使今天的侵略陣營，在那時期已粗具

雛形，（例如德意奧匈保等修改和約派的形成），已使過去的侵略勢力開始了新的分野（例如德法衝突的重趨強化）。這就是大戰以後侵略與和平勢力的鬥爭，在第二個階段內所具有的內容與形式。

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而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正與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巨大成功恰巧成爲相反的對照。隨着這種兩個世界在經濟上相反的對照，世界侵略與和平勢力的鬥爭，不論從它的內容與形式看來，都已有了鮮明而具體的表現。這種鮮明而具體的表現，在內容方面就有最主要的二點可以指出來。第一：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蘇聯的根本對立，它在侵略與和平勢力的鬥爭中雖然依舊起着相當的作用，但也祇是起着一定的作用而已。因爲在實際上，民主政治與法西獨裁的鬥爭，或者是民主國家與法西國家間的衝突，確已成爲兩大陣營——和平陣營與侵略陣營

——之間鬥爭的主要內容了。這種局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尖銳——尤其是英美在全世界的矛盾與英法在爭取歐洲霸權中的矛盾——，它在主觀或客觀上已容忍着侵略者得寸進尺的侵略行爲。西歐與東方侵略者之所以能這樣強兇霸盜，誰還能否認主要是由於大英帝國的慫恿。所謂揚德抑法政策的運用，所謂對於遠東事件的裝聾作啞，這就是過去多年來大英帝國外交政策的主幹，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完全放棄。然而，侵略者的慾求往往是貪得無厭的。所以英帝國主義運用這種政策的結果，不但沒有達到它欲擒先縱的目的，反而使脫了繯繩的野馬也終於無可避免地要給它損害。納粹德國在撕毀了羅迦諾公約而進兵萊茵非武裝區域之後，接着就一再提出收回殖民地的強硬要求，這就使大英帝國不得不把它過去原有的揚德抑法政策，稍微轉變一下，而採取了英法合作的方式。

造成法西國家與民主國家尖銳對立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不得不歸結於全世界大多數民衆對於民主要求的異常迫切。法國人民陣綫政府的產生而漸趨鞏固，完全是以保衛民主政治，反對法西獨裁爲基礎的。同時我們在西班牙問題的演變中，更加可以證明保衛西國民主共和國的努力，是怎樣地引起了廣大羣衆的擁護和支持。

第二：侵略與和平勢力的鬥爭，在內容上表現得更鮮明而更具體的另外一點，就是德意兩個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它們過去曾經爲了奧國問題而處於水火不相容的對立地位，但至今天則因和平勢力的普遍增大，使它們對於奧國問題的衝突，不得不想盡種種方法暫時延緩一下，而使它們的侵略行動結合的更要緊密。

至於兩大陣營的鬥爭在形式上表現得更鮮明而更具體的地方，也有二

方面。一面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與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蘇聯，已經有了更好的聯繫，蘇聯之被邀加入國聯，法蘇和捷蘇互助公約的訂立，就是最好的例證。另一方面，德意關係的愈益密切，它們對於中歐方面的許多衝突，企圖竭力運用種種方式來設法緩和。此外如日德意三國同盟的形成，過去德奧匈三國同盟恢復的傳說，以及德國企圖進攻捷克等等，這些都可以證明侵略陣營囂張的姿態是一天明顯一天了。

三 和平是否還有挽救的可能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可以大胆地寫着：是的，直到今天為止，和平還是儘有可能挽救的。

第一：儘管侵略者的陣營愈紮愈緊，儘管侵略者的間諜到處有着，可

是所謂魔高一尺，道高至少也有一尺，和平陣營的實力，無疑義地也是在一天天的雄厚，一天天的精幹起來。假如沒有蘇聯一貫的和平外交政策，假如蘇聯的國力沒有這樣飛躍的增大，假如沒有中國全國民衆一致抗敵的情緒和決心，假如沒有英美主觀或客觀上所具備的延緩戰爭的因素存在着，那末中華民族也許早就被敵人完全吞掉，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戰也許早就爆發了。正因為中歐許多弱小國家的傾向和平而不願戰爭，正因為英法企圖保持現狀，不願戰爭的火星馬上在歐陸爆發，所以儘管侵略者運用怎樣陰謀詭詐的桃戰策略，使中歐出過許多亂子，却總沒有讓它的火藥庫立即爆發。假如沒有阿國民衆英勇的抗戰，假如沒有國聯一度對意所實施的經濟制裁，那末，阿比西尼亞的命運也許早就送掉，意阿戰爭也許早就擴大而爲世界大戰，或者意帝國主義在阿的統治，也許不致這樣動搖不安了。

假如沒有法蘇互助公約的存在，假如沒有英法之間相當的合作，假如沒有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建立，那末德法之間的武力衝突也許早就爆發了。假如沒有西班牙的民衆這樣堅持到底擁護共和政府的痛擊叛逆，假如沒有全世界的人民大衆給予西國民衆以普遍熱烈的同情，假如西國內戰調整委員會沒有一點兒制止侵略者的作用，那末侵略者也許可以在幫助西國叛軍的方式底下，早就把現存的共和政府推翻了，也許因而早就惹起世界大戰的爆發了。同樣，中國最近的西安事變，正因為全國上下的渴望統一，呼籲和平，而但期一致抗敵，所以才會和平解決，而終於沒有投入我們民族敵人的暗算。所以近年來的事實已經明白告訴我們：在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日益深入而擴大的條件底下，在全世界人們擁護民主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底下，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努力於和平運動的條件底下，和

平是的確儘有可能挽救的。

不錯，我們明明知道，在帝國主義時代，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明明看到，戰爭的惡魔，不論在東亞，西歐或東非，都已陸續地施過暴虐，或是繼續不斷地正在施行其各種各樣的巧妙詭計；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大英帝國在世界戰爭與和平未定的局面中，確是有着舉足重輕的地位，但它對於侵略者的容忍，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對於和平陣營所抱的態度，還是動搖不定。一句話說完，侵略者的一切挑戰陰謀，正在總動員的進程中，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戰爭（即指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武裝衝突，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進攻，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侵略戰爭）的危機：正在一天天的嚴重起來，這完全是事實。

那末在今天，由於這裏或那裏繼續不斷地有着戰爭的事實，由於全世

界的每一角落，都存在着嚴重的戰爭危機，假如單說戰爭的不可避免，到底對不對，到底有些什麼作用呢？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這麼講法：單是無條件的強調戰爭的不可避免，這是不對的，因為這樣所起的作用，祇是在客觀上助長了戰爭的邁進。爲什麼呢？

第一：單說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會得出兩個錯誤的見解。一個認爲今天侵略者的一切挑戰行爲，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這樣就會使人們覺得，帝國主義戰爭也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事情，因爲反正它是無可避免的；這樣，就等於放鬆了侵略者的罪惡。另外一個見解，就會使人們覺得，那末戰爭還是早些爆發的好，因爲戰爭爆發了，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衆便有機會爭取獨立解放了。這種等待機會的幻想，等於否定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動性與侵略性，等於否定了具有民族戰爭性質的民族解放運動的

進步性。

第二：單說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會使人們的意識老是模糊着，到底誰是侵略者，挑戰者或維護和平者。所謂「一個不好兩個當」，這句俗話在我們的心頭是印得相當深的。因此，在全世界的人民大眾還沒有完全忘記第一次大戰的教訓時，在全世界的人民大眾深深地恐懼着未來大戰，將有更慘酷的遭遇時，硬要說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那末不就是等於替侵略者做宣傳，以驅使人們互相殘殺嗎？

何況，和平可能挽救的客觀條件，即和平陣營勢力的膨大，顯然是存在的。何況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是比過去不知增強了多少，就是侵略陣營本身，它們內部的矛盾也還是存在着。何況，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由於全世界人民大眾自我覺醒程度的提高——即對於過去欺騙性的帝國

主義戰爭已經有了更多的認識——新世界的產生是可能在二次大戰以前實現的。所以硬要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不是無視着擺在面前的種種現實，就是客觀上對於爭取和平的信心，表示消極的反映。

自然 相反的，假如認為世界和平的擁護，已經到了「水到渠成」的程度，不用人們進一步地去爭取，那也是祇能於客觀上容忍着侵略陣營勢力的囂張而已。因為，全世界人民大眾爭取和平的力量，顯然還沒有集中地組織起來，和平陣營內部的聯繫也還沒有達到夠堅實的程度。

所以，假如人們問着：戰爭乎？和平乎？那末我們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是要和平的，爲的是要達到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衆的獨立解放，所以我們要反對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戰爭，所以我們要爭取或保持有利

於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衆解放運動的任何局勢，——卽是力謀鞏固或展開民主政治的局勢。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處於被壓迫民族地位的我
們——要舉起民族抗戰的旗幟，向我們目前最大的民族敵人爭取我們的獨立解放；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自當循國際和平之路線」（摘三中全會宣言），以謀世界和平的保持與鞏固。

和平是可能挽救的，祇要我們加強而充實和平陣營的原有力量，祇要我們把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集中地積極地組織起來，向着同一的目標——侵略陣營——去鬥爭。假如我們不能堅決地澈底地爭取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衆的獨立解放，那末，戰爭是的確不可避免的了。